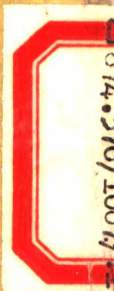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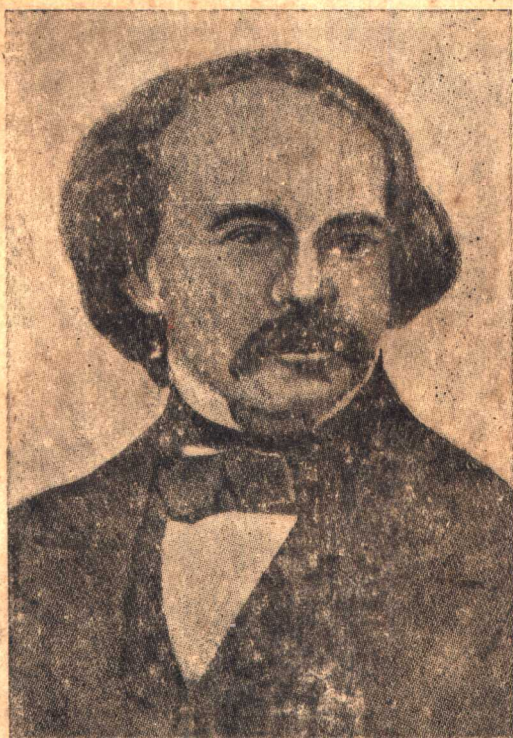


著名學文界世

錄奇鈎史古



著原桑霍
譯仁培徐



古史鉤奇錄

Wonder Book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三版

原	價	二
原 著 者		N. Hawthorne
譯 述 者		徐 培 仁
發 行 者		應 啓 元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

小引

提起威廉·霍桑 (William Hawthorne, 1804-1864) 差不多是全世界的小朋友所知道的，因為他是美國的大著作家——不是舉世聞名的著作家，實在不用在此再行介紹。他的著作所以這般受人歡迎，全在乎文筆的清麗，思想的慎密與趣味的濃厚。這本『古史鈎奇錄』“A Wonder Book”便是具有上列幾種特點的。歐美的兒童，確是名副其實地當作牠是一本『奇書』，百讀不厭了，也許吾國的小朋友，尚有未曾讀過此書，故特譯成漢文，以饗讀者。

本書包括六個故事：『魔女的頭』，『點金術』，『孩子們的天堂』，『三隻金蘋果』，『神奇的瓶』，『噴火獸』，與 Tanglewood 一書為姊妹篇，有連帶的口氣，因為這六個故事，都是在 Tanglewood 地方所講的。全書所述，大抵是古代希臘羅馬英雄的冒險事業，取材豐富，奇趣橫生，而刻畫入微之描寫，尤足令吾人讀後拍案叫絕，譽為西洋之西遊，聊齋亦無不當。惜譯者學識淺薄，未能處處傳神，致損原文之菁華，實為憾事。尚乞海內鴻儒，不吝賜教，是所至感。

徐培仁
一九三七，上海。

目次

魔女的頭·····	一
點金術·····	一八
孩子們的天堂·····	三〇
三只金蘋果·····	四二
神奇的瓶·····	五六
噴火獸·····	七〇

魔女的頭

普叔斯是國王旦妮的兒子。當普叔斯年幼時，有個惡漢把他的母親和他自己關進箱子裏，放他們在海上飄浮着。風兒猛吹，驅着箱子離開海岸，怒濤洶湧，顛簸蕩漾地使箱子起伏不定。當時旦妮緊抱她的兒子在懷裏，深恐大浪會把浪花擊沒他倆。可是，箱子向前飄着，不沉沒，也不翻覆，直到將近夜晚時，才飄近一個島，給漁人網住，把他們從海裏撈起，放在沙地上。這島名叫希立夫司，管轄這島的人爲波萊特克國王，他便是漁夫的弟兄。

我很快樂地告訴你，這漁夫是個極仁愛而又正直的人。他對旦妮母子施了很多的恩惠，常和他們親近着，直待普叔斯長成美少年，異常強健活潑，精練武事。在這時的好久以前，國王波萊特克已見過這兩個陌生者——母子兩人——他們在箱子中飄浮到他的國土上了。他並不像他兄弟一樣仁愛，卻是非常狠毒，他決定差普叔斯做件冒險的事，要是他因了這件事而被殺，那麼他便可將災禍加在旦妮身上了。所以這個黑心的國王想了很長久，用什麼最危險的事去叫青年去擔任。末了，才想出一件使他致命的危險的事，因此他便喚普叔斯來到。

青年進了皇宮，看見國王坐在寶座上。

『普叔斯！波萊特克王道對他作奸猾的微笑，『你是成爲漂亮的青年了。你同你的仁慈的母親從我的地方得了不少恩惠，又從我的好弟兄漁夫處獲着同樣的厚誼，我想你一定願意報答的吧！』

『當遵王命照辦，』普叔斯答道，『我很願意不顧生命去做。』

『這很好，』國王繼續着說，唇間露着奸猾的微笑，『我有一件小小的冒險事業要向你提起，你既是個富於冒險性的青年，一定會當這是一件大有幸福的事業，揚名於世的極好機會。我的乖普叔斯啊，你得明白，

我想和美麗的希波特味的公主結婚，將從遠處得着的寶貝贈給新婦，這是一種現下的風俗呀。我坦白地承認我有的煩惱了，不知從何處可獲得這種贈品投公主所好。可是，今天早上我很覺得運氣，我已想出一件相當的物品了。」

「我能助王上獲得這種寶貝嗎？」普叔斯熱誠地呼道。

「倘使你是我想像中的勇敢青年，你便能。」波萊特克王用極溫柔的態度答道。「我決心贈給美公主的婚禮是魔女米度莎的頭和她的蛇質的髮；我親愛的普叔斯，我依靠你把這東西帶給我，我既很着急地要和公主解決婚事，你能愈早找到魔女，我心裏也愈快慰。」

「我決定明天動身吧！」普叔斯答道。

「我的豪俠的青年，請照你的話去辦吧！」國王說，「普叔斯，你割去魔女的頭時，必須小心地刀下頭落，免得損傷她的面部。你要把她完整的帶回來，爲的是給希波特味公主的欣賞呀。」

普叔斯離皇宮未遠，還可以聽得見波萊特克的大笑聲，大快樂。他是個奸詐的國王，認爲這青年會立刻墮入他的羅網的。普叔斯要去割魔女的頭和蛇質的髮，這消息已立即傳出去了。大家都很高興，因爲這島上的人民都像國王一樣的兇惡。如今見了旦妮和她的兒子有極大的災害，愈加歡心。在這險惡的希立夫司島上，唯一的善人便是那個漁夫。普叔斯在途上行走時，人們都在背後指着他，鬼鬼祟祟地彼此譏笑着，大膽地出聲罵他。

「哈哈！」他們歡呼道，「米度莎的那些蛇會狠毒地螫着他呢！」

在那時候，活着的魔女只有三個，自有世界以來，她們是少見而可怪異的惡魔，我不知道對這生物或妖怪給她們何種稱呼。她們是三姊妹，看外表似乎帶些婦女的形狀，但實際上卻是醜惡可怖的龍族。實在的，要猜想這三姊妹是何種惡魔，很不容易。你若能相信我，你便可看見她們頭上並無絲絲的頭髮，但卻代替了百條大蛇。這些蛇全是活的，盤的，彎的，有的伸着毒舌，舌端好似刀叉的刺。魔女的齒是可怕的長獠牙，她們

的手是銅製的，全身長着鱗紋，就算不是鐵質的，也是極堅硬不能洞穿的東西。我能確實地告訴你，她們也有翅膀，非常美麗的翅膀，因為翅膀上的每根羽毛都是潔白，燦爛，發光的黃金，當魔女們在太陽下高飛時，她們一定是眩耀奪目的。

可是人們偶爾看見她們飛在空中的燦爛的光，卻少有佇足觀望，反而竭力很快地逃走躲避起來。你或者以為，他們是怕被魔女頭上的大蛇所螫，或者被她們的醜惡的獠牙咬下他們的頭來，或者怕被她們的銅爪撕作粉碎。自然，這些都是危險的事，然而還不算極大的危險，也不是不能避免的危險。魔女們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假使有個可憐的生物細細地注視她們的面部，無疑的，就在這當兒，他便從血肉的溫暖的軀體變成一塊無生氣的石頭了。

所以你能很容易地看出，這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是那個惡王波萊特克給這位無辜的青年計劃出來的。當普叔斯自己考慮過這件事之後，也明白地覺得有極少的機會將這件事辦妥，他似乎要變成一塊石頭，不能取回蛇髮的魔女的頭。別的困難尚不及提起，就算這一種，雖年齡長於普叔斯的人也不好辦。他不特要戰勝並殺戮金翼鐵鱗長牙銅爪蛇髮的妖怪，並且還得閉着眼睛去做，至少也不能向要戰鬪的敵人凝視。不然，當他舉臂預備攻擊時，他便化成一塊硬石，一輩子升着臂至數百年之久，直待歲月的變更，風雨的侵蝕，然後粉碎以至消滅。一個青年若願在這個光明美麗的世界中，幹偉大的冒險事業，享受很多的幸福，那麼這是一件極悲慘的事情。

這些念頭使他煩惱不息，所以普叔斯不忍將這件要擔任的事去告訴他的母親。於是他執着盾牌，佩着大刀，從島渡登陸地，他獨自坐在一個僻偏的地方，禁不住掉下眼淚來。可是，他正在苦悶中，聽得旁邊有一種聲音。

『普叔斯，』聲音說，『你為什麼悲傷？』

他把曾經擱在雙手中的頭擡起來，看見了普叔斯以為祇有他自己一人，不料在這冷落的地方另有一

個陌生者。這是一個活潑、靈敏、面目非常銳利的青年，肩披外套，頭戴怪帽，手執彎曲的拐杖，腰掛短曲的大刀。他的態度是那樣的活潑輕快，好似一個熟練柔術的人，善於跳躍或奔跑。尤其是一位陌生者有這樣快活、聰明，能互助人家的容貌。（雖然還帶着些惡作劇的舉動）普叔斯一見了他，不禁精神爲之奮發。此外，他確實是個勇敢的青年，要是人家看見他淚眼滿眶，好似怯弱的學童，他便覺得很慚愧，到底他所辦的事情總是成功的居多。因此，普叔斯便拭去他的淚痕，用很活潑的態度回答他，表示出勇敢的樣子。

『我並不怎樣悲傷，』他說：『祇是想着我所擔任的冒險事業吧了。』

『哦！』陌生者答道：『好，那麼就將這件事告訴我，也許我能替你效勞的。我曾經幫助好多青年人做成若干冒險事業，這些冒險事業在起初看來都極困難，也許你已聽過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不祇一個，但是水銀這個名字和其他的都一樣適宜的。把你的困苦告訴我，我們可以從長計議，想個應付的方法。』

陌生者的言語和態度使普叔斯轉變爲喜。他決意將他各種困難告訴水銀，因爲他再也不會碰着像先前那樣不幸的了，並且很可能地，他的新朋友能給他若干指教，教他有完滿的結果。所以他用極簡單的話，使陌生者明白這件事的究竟：——波萊特克怎樣要得以蛇爲髮的頭，贈與美麗的公主希波特味作爲一種婚禮，他又怎樣叫青年負獲得的擔任，然而獨怕變成石頭。

『這真是一種極大的不幸，』水銀帶着頑皮的笑。『自然，你得變成一座美麗的大理石像，可以挨到幾千百年，才會把你磨滅殆盡，但是，一個青年總寧可活着幾年，不願做千百年的石像的。』

『噯，我寧可活幾年啊！』普叔斯呼喊道，眼淚又充滿了兩眶。『並且，假使她的愛兒變成了一塊石頭，我的母親怎麼辦呢？』

『好，好，讓我們希望這件事有好的結果，』水銀用着一種鼓勵的語氣回答。『要是有人能幫助你，那我便是幫助你的人。我的姊妹和我自己會竭力地助你平安去就這件冒險事業，雖說這件事看來是兇多吉少。』

『你的姊妹嗎？』普叔斯反復問了一句。

『是的，我的姊妹，』陌生者說。『我敢爲你擔保，她是很聰明的；至於我自己，我幾乎全是智慧，你若能勇敢謹慎，依照我的忠告，你一時尙不致變成石像。可是，最要緊的，你必須磨光你的盾，直待這盾光好似一面鏡子，能看見你自己的臉爲止。』

這使普叔斯覺得很奇怪。此事竟是冒險的開始；因爲他想：使盾成爲極堅固，足以抵禦魔女銅爪的攻擊，比把盾磨亮，能反射出自己的臉更爲重要。但他推測的見識比他高明，便立刻從事工作，勤勞地誠意地磨光盾牌，不久就把牠磨亮到像秋夜的月亮。水銀看了微笑着，點頭表示可以。於是解下自己的短曲的刀，把牠佩上普叔斯腰邊，代替他先前所掛着的一把。

『只有我的刀才合你用呢，』他說。『因爲刀鋒有極銳利的質地，用來割切銅鐵，容易得彷彿割切柔嫩的樹枝一樣。現在我們動身吧。第二件事是去找三個頭髮斑白的老婦人，她們能告訴我們何處去尋女神。』

『三個頭髮斑白的老婦人，』普叔斯呼喊道，在他看來這件事又是冒險事業的一個新的障礙。『請問這三個頭髮斑白的老婦人究竟是誰呀？我從未聽見過她們。』

『她們是三個很奇怪的老婦人，』水銀說，大笑着。『她們當中只有一隻眼睛和一個牙齒，你得在星光下或黃昏時分才能找到她們；因爲她們決不在白晝或在月光下出現的。』

『可是，』普叔斯說，『我爲什麼要費時去和這三個老婦人在一塊呢？現在立刻動身去找可怕的魔女豈不更好嗎？』

『不，不，』他的朋友回答道。『在你未能找到魔女以前，還有別的事要辦的。要不是找到這三個老婦人，旁的事便無從進行；等到我們遇見她們的時候，你就可斷定魔女們所在的地方不遠了。來吧，讓我們奮發起來吧！』

在這時普叔斯覺得很信任他的伴侶的智巧，所以並不反對，自認諸事籌備妥當，立即開始冒險事業。他

們馬上動身，走路的步伐很是輕快，像這樣輕快的步伐，老實說一句，普叔斯覺得很難和他的友人水銀並肩同行。說句真話，他有一個特殊的觀念，以為水銀穿的是雙有翅的鞋子，這自然使他步履如飛了。當普叔斯側視着他朋友的額角上，他又彷彿看見他的頭上生出翅膀；雖然轉過頭來又不看見那樣的翅膀，不過是頂奇形的便帽吧了。然而，無論如何，這根拐杖對於水銀顯然有莫大的便利，因此使他走得那麼迅速，普叔斯縱然也是個非常敏捷的青年，終未免開始喘息着。

「到這兒來！」水銀最後喊道，因為他明白一切，他既是個狡黠的人，普叔斯怎能用何法同他比賽——

「把這根拐杖拿去吧，因為你的需要比我更大呢。在希立夫司島上沒有比你善走的人嗎？」

「我也能走的很快，」普叔斯狡猾地注視他的同伴的腳，「要是我有這樣一雙飛鞋。」

「我們要代你設法一雙呢，」水銀答道。

可是拐杖幫助普叔斯勇敢前進，他再也沒有絲毫疲倦的現象，其實這根拐杖在他手中好似是活的，給了普叔斯若干生氣。現在他和水銀從容地前進，彼此作歡心的談論；水銀還講他先前有趣的冒險故事，他的智慧怎樣時刻幫助着他，使普叔斯想到他是個不平凡的人物。他極洞悉世事，凡是具有這項知識的人他都愛和他結交。普叔斯熱誠地領教，希望將所聽得的能加增他的智慧。

末了，他偶然回憶水銀曾提到他的姊妹，在這次進行中的冒險事業她可給他們以助力。

「她在何處？」他問道，「我們不能早些會見她嗎？」

「要在相當的時期才能看見她，」他的同伴說，「可是你要知道，我的姊妹是和我不同的一個人。她是莊嚴而審慎，不常微笑，更絕不大笑，要不是有了特別重要的事要發言，她決不多嘴，這是一個規例，她不願聽別人的談話，除非所談的是有見識的言論。」

「啊呀，」普叔斯呼喊道，「我不敢說一句話了。」

「我真實告訴你，她是個品學兼優的人，」水銀繼續着說，「精通各項藝術和科學。總之，她是非常的聰

額一般人都稱他爲智慧的化身。但我不瞞你，她卻欠缺活潑的態度，這與我的脾氣並不相符；我想你不會感到她是像我一樣可喜的旅行伴侶。然而，她到底有她的特長；從她的特長，當你和魔女相遇時，你可獲得不少利益。

這時天氣已近傍晚，他們現在來到一個很荒涼冷落的地方，到處野草叢生，是那樣的寂靜和偏僻，彷彿沒有人曾經住過或遊歷過的一切全是荒蕪孤另，在灰色的薄暮裏，天是時刻變爲黑暗了。普叔斯很失望地彷徨着，詢問水銀還有多少要走的路途。

『靜點！靜點！』他的同伴低聲說道：『不要說話！這正是和那三個白髮老婦人相遇的時候和地點。要小心，在你未見她們以前，不要讓她們先看見你，因爲她們三人雖只有一隻眼睛，可是這隻眼睛比常人的半打眼睛更加銳利。』

『但當我們遇見她們的時候，』普叔斯問道，『我怎麼辦好呢？』

水銀對普叔斯說明，這三個白髮老婦怎樣管理她們的眼睛，她們有這樣的慣例，把眼睛互相換用，好似一副眼鏡，或者——這對於她們尤其適宜——是一具獨眼望遠鏡。當她們三人中一人架上這隻眼睛若干時以後，她便從匣中取了出來，輪流地給與她的一個姊妹，她於是放眼睛在自己頭上，享受觀賞世界的景緻了。所以這是很簡單的一回事，三個白髮老婦人中只有一個能看見東西，其他二個卻在黑暗當中；並且，當這隻眼睛互相授受之時，可憐的三老婦沒有一人能見一縷微光。我一生曾聽過好多奇事，見過好多奇物，但據我看來，卻沒有一件能和這三個白髮老婦人共用一隻眼睛的奇事相比較。

普叔斯也如此想，覺得很詫異，他幾乎要懷疑他的伴侶是在騙他和他說笑，在世界上並無此種老婦人。『你不久就會知道我的話是真是假，』水銀說。『聽不要說話！靜點！靜點！現在她們來了！』

普叔斯從昏黑的薄暮中熱誠張望，無疑的，在那不遠的地方，他看見三個白髮老婦人。月色朦朧，他辨不清她們是何樣形狀——只望着她們有灰白的頭髮，等到她們走近時，他看見她們兩人中都有一隻空眼眶。

在額角中間。

可是在第三個姊妹的額角中間，有隻巨大，明亮，銳利的眼睛，牠像戒指上一粒大鑽石一樣發光；牠似乎是那樣的透明，使普叔斯不禁想起，這隻眼睛必有特殊的力量，能在黑暗中視物好像白晝一般清楚。三人的眼光都溶化集注於一人的目上。

三老婦人很從容地前進，她們畢竟好似能在同時看見東西的。那個放眼睛在額角中的婦人，攜着其餘兩人的手作為領導，老是東張西望，使得普叔斯非常驚駭，恐怕她的目光會一直穿過叢林看見了他，因為他和水銀就藏在叢林的背後。啊呀！若被這樣一隻銳利的眼睛瞧見，確是有相當的可怕呢！但是，在她們未到叢密的樹林以前，有一個白髮老婦人說道：

『姊妹！草人姊妹！』她喊道，『你用這眼睛已長久了。現在輪到我吧！』

『夢魔姊妹，讓我再用一會兒，』草人答道，『我覺得在叢林背後看見些東西哩。』

『哦，那是什麼呢？』夢魔悻悻然答道。『難道我不能像你一樣容易地瞧見叢林背後的東西嗎？眼睛是大家的，我能像你一樣的利用牠，也許用的比你更高明。我堅持着急欲一望啊！』

現在第三個姊妹脫節又開始鳴不平了，她說這隻眼睛正輪着她看的時候，可是草人和夢魔都欲各自保存不肯讓與。為停止紛爭起見，老婦人草人從額中取下了眼，持着伸出她的手。

『隨你們其中一人拿去，』她呼喊道，『停止這無謂的紛爭吧。至於我就算失明還是很愉快的。快快拿去，不然我又要放牠在我自己額角中了！』

夢魔和脫節都同時伸出自己的手，急切地想從草人手中去搜索攫取。可是，她倆是盲目的，並不知道草人的手在何處；至於草人，她也和夢魔與脫節一樣在黑暗世界中，不容立即觸着她倆的手把眼睛放去。這般良善的老婦人同陷入困苦的境界，雖說這銀眼的像是光一樣明亮，但當草人授與之時，這三個白髮的老婦人卻不能窺視一縷微光，因了求視過急，她們三人都置身在黑暗中間。

水銀望着脫節和夢魔摸索眼睛，心裏很是快樂，她倆都責備草人，使他不禁大笑。

『現在你的機會來了！』他向普叔斯低聲說道。『快快！在她們能將這隻眼睛放上任何人的額中以前，向這三個老婦人撲上去，從草人手裏奪下來！』

當老婦人仍在詬罵的片刻中，普叔斯從叢林的背後躍出，便作了這件寶物的主人。他們把這隻怪眼放在手中時，發出燦爛的光，好似在注視他的臉兒，作一種瞭解事理的神氣，和一種藉目示意的表情，似乎牠是具有一雙合用的眼皮的。可是，這件事發生時，三個白髮的老婦人卻一無所知，她們還以為是姊妹們中的一人拿去，所以又爭鬧不已。末了，普叔斯不願這三個可敬的老婦人受此不白之冤，他覺得最好是將事情說個明白。

『我的好婦人們呀，』他說，『請勿彼此爭吵吧。假使任何人有錯，那末錯就在我啦；因為我很榮幸的把你們燦爛優美的眼睛執在手中了！』

『你！你有了我們的眼睛！那麼你是誰呢？』三個白髮老婦人同聲呼喊道；因為她們聽了這種怪聲，自然非常恐怖，並且發覺她們的目光已不知落在誰的手中。『啊呀，姊妹們呀，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全在黑暗中了，把眼睛還我們！把獨隻珍貴的眼睛還我們！你自己已經有兩隻了！把我們的還我們！』

『告訴她們，』水銀低聲對普叔斯說道，『等到她們領導你去找有飛鞋、魔囊和隱身衣的女神，她們便可將這隻眼睛取回了。』

『我親愛的，良善的，可敬的老貴婦人們呀，』普叔斯對白髮的老嫗說，『你們用不到這般驚嚇。我決不是個惡青年。等到你告訴我何處去找女神，你們便可取回完全無損而又依然光明的眼睛了。』

『女神！天呀，姊妹們！他到底指什麼女神呢？』草人叫喊道。『人們說女神有若干種，有的在樹林中打獵，有的躲在林中，有的在泉水中有安適的家庭。我們並不知道她們。我們是三個不幸的在黑暗中彷徨的老婦人，在我們中間永遠只有一隻眼睛，而這隻眼睛現在已被你偷去了。啊，還我們吧，好的客人——不論你是誰，

還我們吧！」

霎時三個白髮老婦人伸手摸索，極想抓住普叔斯，但他很是謹慎不給她們接近。

「我所敬仰的老貴婦呀，」他說——因為他的母親教他常用最高的禮節待人——「我將你們的眼緊握在手，為你們保存完整，直待你們告訴我何處去找女神為止。我所說的女神，就是有魔囊，有飛鞋，還有那是什麼呢——隱身衣。」

「天呀，姊妹們！這青年說些什麼！」草人、夢魔和脫節互相叫喊道，表示駭異的態度。「他說，一雙飛鞋！要他笨地穿上這雙鞋子，他的腳跟便立刻飛得比他的高更高了。一件隱身衣！若不是這件衣服够大可把他藏在底下，怎能使他不露身體呢！一只魔囊！我很懷疑這囊有何用途。不，良善的客人呀！我們不能將這些怪物告訴你。你自己有兩隻眼睛，而我們三人中只有一隻。你能找到這些怪物，比我們三個瞎眼的老婦人容易多呢。」

普叔斯聽得她們這樣說，真以為三個白髮老婦人不知此事，他很不安使她們極度的不煩惱，他正欲將她們的眼睛交付她們，求她們寬恕唐突攫取的罪，但水銀抓住他的手。

「別讓她們當你傻子吧！」他說。「這三個白髮老婦人是世界上唯一的人們，她們能告訴你何處去找尋女神；你若得不到報告，你便永遠不能成功，割取米度莎蛇髮的頭，緊緊地握着那隻眼睛，事情就妥當了。」

後來水銀的話果真驗了。人們所寶貴的東西，少有重於目光的，這些老婦人看重她們的獨隻眼，正如看重她們應有的六隻眼一樣的珍貴。她們覺得無法奪回眼睛了，最後才告訴普叔斯他所要知道的事。她們一說完話，他馬上用最尊敬的態度，把眼睛嵌入她們中間一人的額上眼眶裏，多謝了她們的厚惠，向她們辭行，普叔斯未遠行之前，她們又發生新的爭端，因為他無意把眼睛給了草人，她已經輪流戴過了，那正是她們開始和普叔斯為難的時候。

這三個白髮的老婦人若養成爭論的習慣，損及彼此的友誼，這是很可憂慮的一回事；她們既是不可分

離的伴侶，要是互相失去此眼，那尤其可憐憫了，我老是把這樣的事勸告世人，無論是兄弟，是姊妹，或老或少，他們中間若只具有一隻眼，應當培養忍耐的心，不可在同時你爭我奪，先賭爲快。

水銀和普叔斯這時很順利的去找女神。老婦人們已給了他們詳細的指示，因此他們也就找到了。女神們和草人、夢魔、脫節是完全不同的，她們並不衰老，並且還很年輕美麗，姊妹道裏並非祇有一隻眼睛，每個女人都有一雙非常明亮的肉眼，用了這肉眼，她們和善地看看普叔斯。她們同水銀彷彿是老朋友，當他告訴她們普叔斯所要行的冒險事業之後，她們就慷慨地把所藏的寶物給他了。第一件，她們取出一個用鹿皮製成的像包裹般的東西，刺繡極其精巧，囑他妥爲保存。這就是魔囊。第二件，女神取出一雙鞋子，每隻鞋跟上都有一對嬌小而精緻的翅膀。

『把這雙鞋子穿上，』水銀說。『其餘的路程便如你意的輕快了。』

於是普叔斯先穿上了一隻鞋子，其時別的一隻放在他旁邊的地上。不料，這隻鞋子展開牠的翅膀，離地飛起，似乎不知要飛到何處去，幸虧水銀跳起，很運氣地在空中捉住牠。

『特別謹慎吧，』他說，那時他把鞋還給了普叔斯。『要是鳥兒看見一隻飛鞋，牠們一定會吃驚的。』

當普叔斯穿上了這雙怪鞋，覺得飄飄欲仙，不能再踐着地上。他走了一兩步，看呀！他升上空中，高過女神和水銀的頭，又覺得困難降落。如果人們對於飛鞋或相似的飛行器未曾熟習的話，那是不容易駕駛的。水銀笑他的同伴不能自由地動作，所以教他不要飛的太快，可是還得等候着那隱身衣。

溫和的女神取出隱身衣，衣上織着黑色的羽毛，大家都一齊給普叔斯穿上。於是新的一件事情發生了，這件事我尚未對你提起過。在普叔斯未穿隱身衣以前，他站在那邊，是個漂亮的青年，金黃的髮，玫瑰的頰，腰邊掛着曲刀，臂上佩着利盾——他的形像彷彿被勇敢、活潑、榮耀組織成就的。可是，當他一把這衣披上他的雪膚，他便不再見了，除空氣外並無別的東西，就是覆在他身上的衣服也一樣消失。

『普叔斯，你在那兒？』水銀問。

「哪，我確實在此地呀！」普叔斯從容地回答道，雖然他的聲音似乎是透明的空間傳來。「仍舊在老地方哩，你不見我嗎？」

「不，實在看不見！」他的朋友回答道。「你是躲在隱身衣下，可是，我若不能見你，魔女也一樣不能見你了。那麼，隨我來，試一試飛鞋的技巧。」

說了這幾句話後，水銀的便帽展開了翅膀，彷彿他的頭要從他的身上飛走；可是他的全身輕快地飛上空中，普叔斯則跟他上升。當他們升上數百尺高時，青年開始思索着，把塵世剩在腳下，像鳥一般在空中飛翔，這是多快樂的一回事呀。

現在是深夜了。普叔斯向上仰望，看見圓大，光明，銀色的月，他想若能飛上月亮，一輩子住在那兒，便不希望有別的了。於是他再向下俯視，看見大地，海洋，湖澤，江河的銀色流水，積雪的山巔，空曠的田野，黑簇的叢林，大理石的城市，加上月色普照的全景，大地的美麗猶如月球和其他任何星光，在別的物质中，他看見希立夫司島，那兒住着他的親愛的母親。有時他和水銀接迎了浮雲，在這距離間，看去好似由白羊毛織成；雖說他們並未飛入，但總覺全身寒冷，並被白色的霧所沾濕。他們飛的那麼遠，一會兒又從雲裏出來重入月光中。有一次，一隻高翔的鷹正對面向穿着隱身衣的普叔斯飛來。最雄壯的景色是流星，忽然發光，猶如空中放的焰火，於是環繞於流星四周的月亮，也驀然昏黑，達到百英里遠。

當此兩同伴向前飛時，普叔斯幻想着他能在他的身邊聽得衣服的纏繞聲；他是在水銀的對面，可是被他看見的只有水銀一人。

「這是誰的衣服？」普叔斯問道，「臨風不停地在我身旁發聲呢？」

「哦，這是我姊妹的衣服！」水銀答道。「我早已告訴她會來的，現在她和我們在一道了。若無我的姊妹的幫助，我們便一無所成。你還未曾知道她是怎樣頑敏的人。她也有驚人的目力！她現在能看見你，好像你未穿隱身衣一樣清楚；我敢說她將是個初次發見魔女的人。」

霎時在天空迅速的旅程中，他們望見一片海洋，即時就飛過去了。遠離他們腳下，是海中央的奔騰的洪濤巨浪，有時捲起白浪沖着長的海岸，有時擊着石岩發出怒號，這是下界的雷鳴；雖說這浪聲傳到普叔斯的耳裏已成半睡孩子般的柔弱之聲，正在這時空中有種聲音對他說話。這好似是女人的口舌，很是和諧，雖夠不上稱十分婉轉，但倒莊重而溫柔。

『普叔斯，』聲音說，『那邊就是魔女呢。』

『何處？』普叔斯叫喊道。『我不能見到她們。』

『在你下面那個島的岸上，』聲音答道。『若從你的手裏掉一塊石子下去，就會打中她們。』

『我早告訴你是最初發見魔女的人了，』水銀對普叔斯說。『她們就在那邊啦！』

一直向下，離他二三千尺遠的地方，普叔斯見一小島，海水濺成白沫，包圍着多岩石的海岸，除了一面以外，其他的一邊有一片白色的沙灘。他從這島落下，熱心地觀望一堆明亮的東西，在黑色的石壁下，看呀，她們便是可怕的魔女們了，藉着海水的澎湃聲，她們睡的很熟，因為要使這種兇惡的生物入睡，非有震耳欲聾的聲音不可。月光映照她們的鋼鱗上，她們的金色翅膀，覆在沙灘上面。她們的那種怕人的銅爪，向外伸展，握住被浪花沖擊的石塊，同時正做着撕殺生物的夢。她們用來當作頭髮的蛇好似一樣睡了，雖然時有一兩條昂首蜿蜒着，伸出叉形的舌，發出噝噝的倦睡聲，不久也盤伏羣蛇中安靜不動了。

魔女很像大而可怕的一種昆蟲——巨大的，金翅的甲蟲或是蜻蜓，或是相類似的東西——說她們醜，也有美的地方——並不像別的東西，祇是較他種物件千百萬倍吧了。此外，她們還有人類的形態。因為她們正當在睡眠的形態中，並不給普叔斯看見，確是他的大幸；要是他稍向她們注視，便得很沉重地掉下化成一塊無知覺的石頭了。

『現在，』當水銀飛到普叔斯身邊，他低聲道，『現在是你從事發動的時候了！快點吧，因為若有一魔女醒轉，那就來不及了！』